

美術叢書

初集第九輯四冊



376538

昭和 13.8.26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洞天清祿集序

唐張彥遠作閒居受用至首載齋閣應用而傍及醯醢脯羞之屬噫是乃大老姥總督米鹽細務者之爲誰謂君子受用如斯而已乎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而風雨憂愁輒居三分之二其間得閒者纔一分耳况知之而能享用者又百之一二於百一之中又多以聲色爲受用殊不知我輩自有樂地悅目初不在色盈耳初不在聲嘗見前輩諸老先生多蓄法書名畫古琴舊研良以是也明窗淨几羅列布置篆香居中佳客玉立相映時取古人妙蹟以觀鳥篆螭書奇峯遠水摩挲鐘鼎親見商周端研涌巖泉焦桐鳴玉佩不知身居人世所謂受用清福孰有踰此者乎是境也閨苑瑤池未必是過人鮮知之良可悲也余故會粹古琴研古鐘鼎而次凡十門辨訂是否以貽清

修好古塵外之客名曰洞天清祿若香茶紙墨之屬旣譜載而亡謬誤者茲不復贅觀者宜自求之開封趙希鵠序

此書近時刻本皆譌清祿爲錄且去集字又謬分爲十一門似未詳讀本序者也古畫辨中次第亦多錯亂皆當以此本爲正康熙癸巳義門何焯記

右本傳自陸朗夫中丞家元澹生堂鈔本經何義門手校者較胡文煥刻本多一十九條又不特如義門所云序次不同而已寶之寶之乾隆乙卯七夕歛鮑廷博書于西湖沈莊

洞天清祿集

開封趙希鵠著

古琴辨

古琴以斷紋爲證蓋琴不歷五百歲不斷愈久則斷愈多然斷有數等有蛇腹斷有紋橫截琴面相去或一寸或二寸節節相似如蛇腹下紋有細紋斷如髮千百條亦停匀多在琴之兩傍而近岳處則無之有面與底皆斷者又有梅花斷其紋如梅花頭此爲極古非千餘載不能有也凡漆器無斷紋而琴獨有之者蓋他器用布漆琴則不用他器安閒而琴則日夜爲弦所激又藏久桐腐而漆相離破斷紋隱處雖腐磨礪至再重加光漆其紋愈見然真斷紋如劍鋒僞則否

僞作者用信州薄連紙先漆一層於上加灰紙斷則有紋或於冬日以猛火
烘琴極熱用雪罨激裂之或用小刀刻畫於上雖可眩俗眼然決無劍鋒亦
易辨

古琴惟夫子列子二樣若太古琴或以一段木爲之并無肩腰惟加岳亦無
焦尾安焦尾處則橫嵌堅木以承弦而夫子列子樣亦皆肩垂而闊非若今
聳而狹惟此二樣乃合古制近世雲和樣於岳之外刻作雲頭捲而下通身
如壺瓶狀或以夫子樣周徧皆作竹節形名竹節樣其異樣不一皆非古制
又於第四弦下安徽以求異曰此外國琴尤可笑也

古琴有陰陽材者蓋桐木面陽日照者爲陽背陽不面日者爲陰也謂如不
信但取新舊桐木置之水上陽面浮而陰必沉雖反復之再三不易也更有

一驗古今琴士所嘗言陽材琴日濁而暮清晴濁而雨清陰材琴日清而暮濁晴清而雨濁此乃靈物與造化同機緘非他物比也

古琴最難得過於精金美玉得古材者命良工旋製之斯可矣自昔論材者曰紙餌水槽木魚鼓腔敗棺古梁柱棖桷然梁柱恐爲重物壓損紋理敗棺少用桐木紙餌水槽患其薄而受溼氣太多惟木魚鼓腔晨夕近鐘鼓爲金聲所入最爲良材然亦有敲損之患別有擇材往監今陳述之昔吳越錢忠懿王能琴遣使以廉訪爲名而實物色良琴使者至天台宿小寺夜聞瀑布聲止在簷外晨起視之瀑布下淙石處正對一屋柱而柱且向日私念曰若是桐木則良琴在是矣以刀削之果桐也卽賂寺僧易之取陽面二琴材馳驛以聞乞俟一年斲之既成獻忠懿一日洗凡一日清絕遂爲曠代之寶後

錢氏納土太宗朝二琴歸御府南渡初流轉至雪川葉夢得上之此乃擇材之良法大抵桐材旣堅而又歷千餘年木液已盡復多得風日吹曝之金石水聲感入之所處在空曠清幽蕭散之地而不聞塵凡喧雜之聲取以制琴烏得不與造化同妙以此觀之安琴之室亦當如是不宜近塵穢婦女喧雜之地也

工人供斤削之役若繩墨尺寸厚薄方圓必善琴高士主之仍不得促辦如槽腹琴面之類每一事畢方治一事必相度審思之旣斲削去則不復可增度造一琴并漆必三月或半年方辦合底面必用膠漆如皮紙厚合訖置琴於卓上橫厚木於卓下夾卓以篾絞縛之依法匣訖俟一月方解底灰必雜以金銅細屑或磁器屑薄如連紙候極乾再上一次面灰用極細骨灰如薄

連紙止一上並一月方乾面上船漆僅取遮灰光漆船底灰漆差厚無害又
徽者繩也準繩墨以定聲尤宜留意豈俗工所能哉若製造之法諸琴書備
載宜擇其善者參用之

今人見琴池沼中有雷文張越字便以爲至寶殊不知雷張皆開元天寶時
人去今能幾何若得古材依法留心斲之雷張未必過也惟求其是而已矣
湖南有范氏曾守土號范連州自能斲琴今有一琴在折彥質參政家其琴
面乃用方二三寸許小桐木片以膠漆湊成之名曰百衲彈之則與尋常低
下琴無異此何益哉木不成段聲必不應又爲漆所礙其窒塞可知折氏至
今寶之尤可笑今人或以琴材短不及式自岳之外則用桐木接之亦不可

也

古琴漆色歷年既久漆光退盡作黯黯如海舶所貨烏木此最奇古而或者以其無光磨而再漆之不惟頓失古意且滯琴之聲此大戒也

底面俱用桐謂之純陽琴古無此製近世爲之取其暮夜陰雨之際聲不沈然必不能達遠蓋聲不實也

今人多擇面不擇底縱依法製之琴亦不清蓋面以取聲底以匱聲底木不堅聲必散逸法當取五七百年舊梓木鋸開以指甲掐之堅不可入者方是桐木不宜太鬆桐木太鬆而理疎琴聲多泛而虛宜擇緊實而紋理條條如絲綫密條達不邪曲者此十分良材亦以掐不入者爲奇其掐得入者粗疎柔脆多是花桐乃今用作漆器胎素者非梧桐也今人多誤用之

桐木年久木液去盡紫色透裏全無白色更加細密萬金良材

古人以桐梓久浸水中又取以懸竈上或吹暴以風日百種用意終不如自然者蓋萬物在天地間必歷年多然後受陰陽氣足成材之後壯而衰衰而老老而死陰陽之氣去盡然後反本還元復與大虛同體其奇妙處乃與造化同功豈人力所能致哉豈吹暴所能成哉

有梧桐生子如簸箕有花桐春來開花如玉簪而微紅號折桐花有櫻桐其實堪以榨油有刺桐其木徧身皆生刺如釘堪作梁柱四種之中當用梧桐詩曰梧桐梓漆爰伐琴瑟書曰椅木梓實而桐皮卽今花桐也花桐之實正類梓實桐卽今梧桐也二者雖皆可爲琴而梧桐理疏而堅花桐柔而不堅則梧桐勝於花桐明矣今取舊材但知輕者爲桐不知堅而輕者爲梧桐母怪乎滿天下無良琴也俚諺曰新爲桐舊爲銅蓋指言梧桐也

有楸梓鋸開色微紫黑用以爲琴底者也有黃心梓其理正類櫧木而極細
黃白不堪若作器用難朽非琴材漆木亦類梓蓋取其漆液堅凝古人亦以
爲琴底須不經取漆而老大者方可用

製琴腹至安鳳足處須小阨之過足則復寬之蓋聲遇阨則不直達過阨寬
則復悠揚而去所以韻長乃唐雷文秘法此論琴腹橫廣也面底皆然於阨
處穿鑿足

琴足宜用棗心黃楊或烏木蓋取其堅實足之下須令平如鐵切忌尖與凹
足之柄與琴之鑿必大小相當毋差毫釐若柄小而以紙副之琴聲必泛岳
軫焦尾亦宜此三等木切不可以金玉犀象爲飾多誨盜併爲琴害矣

雷張製槽腹有妙訣於琴底悉窪微令如仰瓦蓋謂於龍池鳳沼之弦微令

有脣餘處悉窪之正如今銅錢之背穿眼處有弦凸起令聲有關閉旣取其底面如瓦相合而池沼之脣又關閉不直達故聲有所匱而不散豈論琴腹堅深也余嘗見畢文簡公張越琴於池沼間以指探之果如此

古之愛琴者沒則戒子孫藏之塚間或有用石匣者復出而爲世用多是聲沈闇闔然以受土氣多溼氣勝耳法當用大甑蒸之以去溼氣一蒸未透再多蒸之於風日處挂曬經月聲復矣

婺女浦江一士夫家發地得琴長大有斷紋紹興間獻之御府爲巨璫所阻曰此墟墓中物豈宜進御遂給還其家至今寶之雖聲帶濁而以作廣陵等大曲彈愈久而聲方出琴若用前蒸曝法當無比矣

南昌一士人家有古琴面上三穿孔然皆不當弦不礙聲號曰玲瓏玉有達

官以千緡正市之而去紹興諸暨一士大夫家有一穿孔亦不當弦今已轉移他處

琴桉須作維摩樣庶按脚不礙人膝連面高二尺八寸可入膝於桉下而身向前宜石面爲第一次用堅木厚爲面再三加灰漆亦令厚四脚令壯更平不假坫扱則與石桉無異永州石桉面固佳然太薄必須厚一寸半許乃佳若用木面須二寸以上若得大栢大棗木不用膠合以漆合之尤妙又見今人作琴卓僅可容一琴須闊可容四琴長過琴三之一試以桉較琴聲便可見琴桉上切不可置香爐雜物於前吳自強雲山集云於桉面作小水槽不必爾也

前輩或埋瓮於地上鳴琴此說恐妄傳蓋彈琴之室宜實不宜虛最宜重樓

之下蓋上有樓板則聲不散其下空曠清幽則聲透徹若高堂大廈則聲散
小閣密室則聲不達園囿亭榭尤非所宜若幽人逸士於高林大木或巖洞
石室之下地幽境寂更有泉石之勝則琴聲愈清與廣寒月殿何異也

挂琴不宜著壁有土氣惟紙糊格及漆格上當風處爲妙然須無人往來小
兒婦女貓犬所不到處當挂時則加袋以障塵匣之則去袋蓋袋能引溼氣
梅月須早入匣以厚紙糊縫安樓上陰涼處琴匣之制須低矮窄小僅可容
此琴蓋令容受子口仍釘鉸加鎖若令僮僕抱琴勿橫抱多前遇物觸損雲
牙不若於袋上作帶攀豎背肩後則不損然攀須緊不可寬

露下彈琴而聲不乏蓋陽材也若鐘鳴鷄唱霜清月皎以陽琴鼓之聲更清

徹陰材則不然

未彈琴先盥手手澤能膩弦損聲夏月尤甚惟早晚差涼宜弄琴正午炎熱
非惟汗汙天氣太燥亦難爲弦若陰涼處無害

焚香惟取香清而煙少者若濃煙撲鼻大敗佳興當用水沈蓬萊忌用龍涎
篤耨凡兒女態者

彈琴對花惟巖桂江梅茉莉荼蘼薺葛等香清而色不豔者方妙若妖紅豔
紫非所宜也

夜深人靜月明當軒香爇水沈曲彈古調此與羲皇上人何異但須一更後
三更前蓋初更人聲未寂三更則人倦欲眠矣

彈琴舞鶴鶴未必能舞觀者閼然彈者心不專此與觀優何異非君子之事
湍流瀑布凡水之有聲處皆不宜彈琴惟澄淨池沼近在軒窗或在竹邊林

下雅宜對之微風灑然游魚出聽其樂無涯也

春秋二候氣清而和人亦中夜多醒月色臨窗披衣趺坐橫琴膝上時作小操然須指法精熟方可爲此

琴徽古人所以不用金玉而貴蚌徽者蓋蚌有光彩得月光相射則愈煥發了然分明此正謂對月及膝上橫琴設若金玉則否今人少知此理然當用海中產珠蚌他蚌無甚光彩

道人彈琴琴不清亦清俗人彈琴琴不濁亦濁而况婦人女子倡優下賤乎唐李主時端溪舊坑已竭故不得已而取其次歙乃端之次其失一也近時

古硯辨

好事者作硯譜惟分端溪上中下三巖不知下巖惟有舊坑無新坑上中二巖則皆有新舊坑於歙亦然其失一也世之論端溪者惟貴紫色而不知下巖舊坑惟有漆黑青花二種初未嘗紫無他未曾睹古硯其失三也余慮世人貴耳鑒而無心賞故述古硯辨惟說端歙而不他及蓋他石皆不及端歙或強以爲硯寧不羞見子墨客卿乎是說非老於用硯者其孰知之

端溪下巖舊坑卵石黑如漆細潤如玉扣之無聲磨墨亦無聲有眼中有暈或六七眼相連排星斗異形石居水底須千夫堰水汲盡深數丈篝火綰下深入穴中方得之此品南唐時已難得至慶歷間坑竭下巖舊坑又一種卵石去膾方得材色青黑細如玉有花點如筋頭大其點別是碧玉清瑩與硯質不同唐吳淑硯賦所謂點滴青花是也故名青花子石今譌爲青花紫石

李長吉詩已誤作紫字其實未嘗紫也青點之中或有白點如粟排星斗異象水溼方見扣之無聲磨墨亦無聲此品南唐時已難得慶歷間坑竭已上二品石久用鋒鎚愈出不退鈍不假磨礲下巖上有一坑出此二種石別無新坑所謂新坑已盡而別開一坑下巖則否

端溪中巖舊坑石色紫如新嫩肝細潤如玉有眼小如菉豆粒純綠色而無量或有綠條紋或白條紋如綫蓋豎而圓者爲眼橫而長者爲條紋此種亦是卵石外有黃臙包絡扣之無甚聲磨墨亦無聲久用鋒鎚不退不假磨礲今此坑取之亦竭中巖新坑色淡紫眼如鴟鴞眼大重量而緊小其中如瞳人狀石老者扣之有聲嫩者無甚聲磨墨則微有聲石有枯潤潤者雖難得然久久鋒鎚退乏必假磨礲今此品難得遂爲希世之寶百研之中見一二

耳世人見其希有又未曾見古研遂目此爲下巖舊坑不知此去下巖已低三等矣

端溪上巖新舊坑皆色灰紫而粗燥眼大如雄雞眼扣之璫然磨墨相拒如鋸聲久用則鋒乏光如鏡面不堪用然舊坑差勝新坑今士夫所藏研多此品

他處石類端溪而非者有一種漆石出九溪漆溪表淡青裏深紫而帶紅有極細潤者然以之磨墨則木塞而不鬆快愈用愈光而頑硬如鏡面間有金綫或黃脈直截如界行相間者號紫袍金帶高宗朝戚里吳琚曾以進御不稱旨一種辰杭州黑石色深黑質粗燥或微有小眼黯然不分明今人不知往往稱爲黑端相去天淵矣今端溪民負販多市辰沅研璞而歸刻作端溪

樣以眩士太夫被獲重價若辰沅人自鐫刻者則大彫篆或作荷蓮水波犀牛龜魚八角六花等樣藻飾異常雖極工巧而材不堪用此亦辨辰沅研之一法

歙溪龍尾舊坑色淡青黑湛如秋水並無紋以水溼之微似紫乾則否細潤如玉發墨如泛油並無聲久用不退鋒或有隱隱白紋成山水星斗雲月異象水溼則見乾則否此亦是卵石故難得大者極不過四五寸多作月研就其材也或有純黑如角者東坡最貴重此品今得之亦貴重不減端溪下巖然龍尾舊坑雖極細猶微澀墨端溪下巖則直如鍛盤塌蠟矣以此爲辨南唐時方開龍尾舊坑今已無之新坑色亦青黑無紋而粗燥礪墨退筆久用則鈍乏有極大盈三尺者

羅紋刷絲金銀間刷絲眉子四品新舊坑四品舊坑並青黑色紋細而質潤
如玉羅紋真如極細羅刷絲如髮密眉子如甲痕或如蠶大金銀間絲亦細
密久用不退鋒磨墨無聲無闊大者然皆次於龍尾舊坑亦南唐時開坑今
已無如得之貴重不減龍尾舊坑四品新坑並紋粗而質枯燥且不堅眉子
大者或長二三寸刷絲每條相去一二分羅紋如羅花紋拒墨如久用退乏
光硬大者盈一二尺甚大者三尺

金星新舊坑並龜燥淡青色雖金星滿面然礪墨退筆久用退乏大者盈尺
別有一種黑石金星姿質亞端溪下巖漆黑石乃是萬州懸金崖金星石色
漆黑細潤如玉隱隱金星水溼則見乾則否發墨如泛油無聲久用不退乏
非歟也今萬崖亦已取盡如得之不減端溪下巖

銀星新舊坑並龕燥淡青黑色有星處不堪磨墨工人多側取之置其星於外謂之銀星牆壁拒墨如鋸久用退乏如鏡面大者盈尺

除端歙二石外雖洮河綠石北方最貴重綠如藍潤如玉發墨不減端溪下巖然石在臨洮大河深水之底非人力所致得之爲無價之寶者舊相傳雖知有洮研然目所未睹今有綠石硯名爲洮者多是濬石之表或長沙谷山石濬石潤而光不受墨堪作砥礪耳

荆襄鄂渚之間有團塊黑玉璞正與端溪下巖黑卵石同而堅緻過之正堪作研惟不如玉器出光留其鋒耳但黑中有白玉相間甚者闊寸許玉石謂之間玉瑪瑙其白處又極堅恐梗墨若用純黑處爲研當在端溪下巖之次

龍尾舊坑之上

硯匣不當用五金蓋石乃金之所自出金爲石之精華子母同處則子盜母氣反能燥石而又誨盜法當用佳漆爲之研雖低匣蓋必令高過寸許方雅觀然只用琴光素漆切忌用鈿花犀毗之屬四角須布令極牢不宜用紗匣取其容研而周圍寬三堦或作阜絹襯尤妙今人於匣底作十六小竅容指本以之出研而多泄潤氣但令匣稍寬不必留竅或有墨汁流下多汚几案又或匣底之下作豹脚取其可入手指以移重研此尤非所宜蓋硯實則易發墨虛則否故古人作硯多實其趺又加以絳褥正爲是也

古鐘鼎彝器辨

夏尙忠商尙質周尙文其制器亦然商器質素無文周器彫篆細密此固定不易之論而夏器獨不然余嘗見夏琱戈於銅上相嵌以金其細如髮夏

器大抵皆然歲久金脫則成陰竅以其刻畫處成凹也相嵌今俗謬爲商嵌詩云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銅器入土千年純青如鋪翠其色午前稍淡午後乘陰氣翠潤欲滴間有土蝕處或穿或剝並如蝸篆自然或有斧鑿痕則僞也銅器墜水千年則純綠色而瑩如玉未及千年綠而不瑩其蝕處如前今人皆以此二品體輕者爲古殊不知器大而厚者銅性未盡其重止能減三分之一或減半器小而薄者銅性爲水土蒸陶易盡至有鋤擊破處並不見銅色惟翠綠徹骨或其中有一線紅色如丹然尙有銅聲傳世古則不會入水土惟流傳人間色紫褐而有朱砂斑甚者其斑凸起如上等辰砂入釜以沸湯煮之斑愈見僞者以漆調朱爲之易辨也

三代古銅並無腥氣惟新出土尙帶土氣久則否若僞作者熟摩手心以擦之銅腥觸鼻可畏

識文夏用鳥跡篆商則蟲魚篆周以蟲魚大篆秦用大小篆漢以小篆隸書三國用隸書晉宋以來皆用楷書唐秦用楷隸三代用陰識謂之偃囊其字凹入也漢以來或用陽識其字凸閒有凹者或用刀刻如鐫碑蓋陰識難鑄陽識易成陽識決非三代物也

款識篆字以紀功所謂銘書鐘鼎款乃花紋以陽飾古器款居外而凸識居內而凹夏周器有款有識商器多無款有識

古人作事必精緻工人預四民之列非若後世賤丈夫之事故古器款必細如髮而勻整分曉無纖毫模糊識文筆畫宛如仰瓦而不深峻大小深淺如

一亦明淨分曉絕無纖毫糊濶此蓋用銅之精者並無砂顆一也良工精妙
二也不吝工夫非一朝夕所爲三也今設有古器款識稍或模糊必是僞作
質色臭味亦自不同

古者鑄器必先用蠟爲模如此器樣又加欵識刻畫然後以小桶加大而略
寬入模於桶中其桶底之縫微令有絲綫漏處以澄泥和水如薄糜日一澆
之候乾再澆必令周足遮護訖解桶縛去桶板急以細黃土多用鹽并紙筋
固濟於元澄泥之外更加黃土二寸留竅中以銅汁瀉入然一鑄未必成此
所以爲貴也

句容器非古物蓋自唐天寶間至南唐後主時於昇州句容縣置官場以鑄
之故其上多有監官花押甚輕薄漆黑欵細雖可愛要非古器歲久亦有微

青色者世所見天寶時大鳳環瓶此極品也

僞古銅器其法以水銀雜錫末即今磨鏡藥是也先上在新銅器上令勻然後以釀醋調細硇砂末筆蘸勻上候如臘茶面色急入新汲水滿浸卽成臘茶色候如漆色急入新水浸卽成漆色浸稍緩卽變色矣若不入水卽成純翠色三者並以新布擦令光瑩其銅腥爲水銀所匱並不發露然古銅聲微而清新銅聲濁而閼不能逃識者之鑒

古銅器入土年久受土氣深以之養花花色鮮明如枝頭開速而謝遲或謝則就瓶結實若水秀傳世古則否陶器入土千年亦然

古銅器多能辟異祟人家宜畜之蓋山精水魅之能爲祟以歷年多耳三代鐘鼎彝器歷年又過之所以能辟祟范文正公家有古鏡背具十二時如博

綦子每至此時則博綦中明如月循環不休又有士人家藏十二時鐘能應時自鳴非古器之靈異乎

古之居官者必佩印以帶穿之故印鼻上有穴或以銅環相綰漢印多用五字不用擘窠篆止宜小篆筆畫停勻故左有三字者右有二字或左二字右三字者其四字印則畫多者占地多畫少者占地少五代以前尙如此今則否

古人惟鐘鼎祭器稱功頌德則有識盤盂寓戒則有識他器亦有無識者不可遽以爲非古但辨其體質款紋顏色臭味足矣
字書曰刀斗以行軍晝炊夕擊今世所見古刀斗柄長尺四五寸其斗僅可容勺合如此則恐非炊具擊之則可此物乃王莽時鑄威斗厭勝家所用耳

或於上刻貳師將軍字及其他官號尤表其僞大抵刀斗如世所用有柄銚子宜可炊一人食卽古之刁譏刁字爲銚字耳字書以銚爲田器不言可知也鏹斗亦如今有柄銚子而加三足余曾見之辨其質與色眞三代物蓋刁鏹皆有柄故皆謂之斗刁無足而鏹有足耳又字書以鏹爲溫器蓋古以鼎烹大鼎則卒難至熟故溫已烹之冷物一二人食則用鏹余所見者正然余猶及見漢館陶侯鼎可容今三斗則三代可知矣然近世所存古鼎或有容一升半升者考其款識則眞古物也亦謂之鼎鼎乃大烹之器豈爾耶此蓋古之祭器名曰從彝曰從則其品不一蓋以貯己熟之物以祭宗廟象鼎之器形而實非鼎也猶今之食器亦有象鉉釜者凡曰鬲曰匱曰甗曰尊其形有甚小者皆然故小尊或識曰寶尊彝

古以蕭艾達神明而不焚香故無香爐今所謂香爐皆以古人宗廟祭器爲之爵爐則古之爵猊狻爐則古之躅足豆香毬則古之翫其等不一或有新鑄而象古爲之者惟博山爐乃漢太子宮所用香爐之制始於此亦有僞爲者當以物色辨之

餘姚一達官家有古銅盆大如火爐而周圍有十二環婺州馬鋪嶺人家掘得古銅盆兩環乃在腹之下足之上此二器文字所不載或以環低者爲古欹器

禹之聲尙文王之聲以追蠡趙岐注以追爲鐘紐於義未安追者琢也詩云追琢其章今畫家滴粉令凸起猶謂之追粉所謂追蠡蓋古銅器欹紋追起處漫滅也趙氏釋蠡爲絕亦非蓋剝蝕也今人亦以器物用久而剝蝕者爲

蠡

道州民於春陵塚得古鏡背土作菱花四朵極精巧其鏡面背皆用水銀即今所謂磨鏡藥也鏡色略昏而不黑並無青綠色及剝蝕處此乃西漢時物入土千年其質並未變信知古銅器有青綠剝蝕者非三代時物無此也

或傳嵊縣僧舍治地得磚有永和字及得銅器如今香爐而有蓋蓋上仰三足如小竹筒空而透上筒端各有一飛鶴爐下亦三足別有銅盤承之

怪石辨

怪石小而起峯多有巖岫聳秀嵌之狀可登几案觀玩亦奇物也其等有靈璧石英石道石融石川石桂川石邵石太湖石與其他雜出亦多等今列

於後

靈璧石出絳州靈璧縣其石不在山谷深土中掘之乃見色如漆間有白紋如玉然不起峯亦無巖岫佳者如菡萏或如臥牛如蟠螭扣之聲清越如金玉以利刀刮之略不動此石能收香齋閣中有之則香雲終日盤旋不散不取其有峯也僞者多以太湖石染色爲之蓋大湖石亦微有聲亦有白脈然以利刀刮之則成屑

英州出石如銅鑛聲亦如銅倒懸巖下以鋸取之故底有鋸痕大者或長七八尺起峯至二三寸亦几桉奇玩然色潤者可愛枯燥者不足貴也
道州石亦起峯可愛但石粗又枯燥之甚且體肥不任衝撞

融州有老君洞所出石亦起峯粗燥體肥又甚於道州石
川石奇聳高大可愛然多人力彫刻後置急水中舂撞之其色枯燥

桂川石靜江府所出雖出自然而石粗色不佳間有玲瓏者雅宜置之花檻
中他無用也

邵石寶慶府所出色黑多以作博子棋或刻作筆架並無自然峯巒

大湖石出平江太湖人取大材或高一二丈者先雕刻置急水中舂撞之
久久如天成或用煙熏或染之色亦能黑微有聲宜疊假山

紹興一士夫家有異石起峯峯之趾有一穴中有水應潮自生以之供硯滴

嘉定間越帥以重價得之

東坡小有洞天石石下作一座子座中藏香爐引數竅正對巖岫間每焚香
則煙雲滿岫今在豫章郡山谷家其家珍重常與告身同置一篋

古無研屏或銘研多鐫於研之底與側自東坡山谷始作研屏既勒銘於研
又刻於屏以表而出之山谷有烏石研銘屏今在婺州義烏一士夫家用南
康軍烏石蓋烏石堅耐他石不可用也

洪景廬夷堅志云一士夫赴官就道其子婦方懷姪轎夫顛仆而半產乃翁
呼轎夫欲治之夫曰逗曉不辨道路爲一石所碍翁不信親往視之匾闊微
如玉良璞也攜詣玉工解作三片青質白章成山林雲月飛禽象歷歷分明
自取其二以一謝玉工工治作屏因貴璫以獻御府惜其無對召工問之工
具以士夫姓名對被旨以重賞宣取湊成三屏置之玉虛殿

永州祁陽縣石雖成紋然景叢雜不清遠又多刻畫而成以手摸之有凸凹

可驗間有自然者不甚佳

蜀中有石解開自然有小松形或三五十株行列成徑描畫所不及又松止
高二寸正堪作研屏屏之式止須連腔脚高尺一二寸許闊尺五六寸許方
與蓋小研相稱若高大非所宜其腔宜用黑漆或烏木不宜用鈿花犀毗之
屬

取名畫極低小者嵌屏腔亦佳但難得耳古人但多留意作阮面大如小盤
者亦宜嵌背苟非名筆則不可或用古人墨蹟亦妙

筆格辨

筆格惟黑白琅玕三種玉可用須鐫刻象山峯聳秀而不俗方可或碾作蛟
螭尤佳嘗見一士人家用玉作一小兒交臂作劇面白頭黑而衣紅脚復白
以之格筆奇絕或以小株珊瑚爲之以其枝可以爲格也

銅筆格須奇古者爲上然古人少曾用筆格今所見銅鑄盤螭形圓而中空者乃古人鎮紙非筆格也

靈璧英石自然成山形者可用於石下作小漆木座高寸半許奇雅可愛象牙烏木作小桉面上穴四竅下如座子洗筆訖倒插桉上水流向下不損

爛筆心

水滴辨

余嘗見長沙同官有小銅器形如桶可容今一合號右軍研水孟其底內有永和字此必晉人貯水以添研池者也古人無水滴晨起則磨墨汁盈研池以供一日用墨盡復磨故有水孟

銅性猛烈貯水久則有毒多胞筆毫又滴上有孔受塵水所以不清故銅器

不可用金銀錫者尤猥俗今所見銅犀牛天祿蟾蜍之屬口銜小孟者皆古人以之貯油點燈今人誤以爲水滴耳止堪作几案玩具

白玉或瓊子玉其色既白若水稍有泥淀及塵汙立見而換之此物正堪水滴上加綠漆荷葉蓋蓋之蓋側作小穴以小杓柄嵌穴中永無塵入若當中作滴子則塵必入如無玉器用古小磁孟貯水亦佳

古翰墨真蹟辨

北紙用橫簾造紙紋必橫又其質鬆而厚謂之側理紙桓溫問王右軍求側理紙是也南紙用豎簾紋必豎若二王真蹟多是會稽豎紋竹紙蓋東晉南渡後難得北紙又右軍父子多在會稽故也其紙止高一尺許而長尺有半蓋晉人所用大率如此驗之蘭亭押縫可見

王氏所藏右軍建安帖真蹟今在長沙士夫家其帖本云四月五日羲之報
建安靈柩至胡世將曾以此帖勒於豫章其建安靈柩字提起別作一行蓋
古人簡帖寫至他人事或稱尊長耆舊處皆如今提空此常禮也余屢見硬
黃倣書亦然今長沙所見建安二字乃與羲之報字相連而不提空豈有碑
提空而真蹟反不提空者此乃榻淳化閣帖贊作無疑蓋太宗朝刻淳化閣
帖乃侍書待詔王著摹勒著小人不學故於古人提空處皆連屬之此猶可
也至於蟲鼠侵蝕與字之漫滅者皆不空缺而率強聯之故多讀不成句鬻
書者多於故紙浸汁染贊蹟又以墨雜朱作爲印章令紙闇殊不知塵水浸
紙表裏俱透若自然舊者其表色故其裏必新微揭視之則見矣古人印章
必用上等朱譬如古畫著色愈久愈新初未嘗昏闇也

硬黃紙唐人用以書經染以黃蘖取其辟蠹以其紙加漿澤瑩而滑故善書者多取以作字今世所有二王真蹟或用硬黃紙皆唐人倣書非真蹟

顏魯公之後寓居永嘉好事者守郡聞其家有魯公真蹟一篋以獄事羅織之而擇其尤者摹郡齋篋書遂歸泉南好事者晚年卜居武夷之下以聲伎自隨一夕暴雨洪水發漂所居無蹤跡其人暴尸溪側篋不知所在

朝中名賢書惟蔡蒲陽蘇許公易 簡蘇東坡黃山谷蘇子美秦淮海李龍眠米南宮吳練塘傅朋王逸老皆比肩古人蒲陽典重有法度許公無愧楊法華東坡草聖得意咄咄逼顏魯公山谷乃懸腕書深得蘭亭風韻然行不及真草不及行子美乃許公之孫自有家法草聖可亞張長史淮海專學鍾王楷姿媚遒勁可愛龍眠於規矩中時見飄逸綽有晉人風度南宮本學顏自

成一家於側掠擎趯動循古法度無一筆妄作練塘深入大令之室時作鍾體逸老草殆欲欺凌懷素或謂過之

古今石刻辨

北紙用橫簾其質鬆而厚不甚滲墨以墨拂之如薄雲之過青天猶隱隱見紙白處也凡北碑皆然且不用油蠟可辨

北墨多用松煙故色青黑更經蒸潤則愈青矣南墨用油煙故墨純黑且有油蠟可辨碑文欲辨墨者皆放此
徽宗御府所儲書其前必有御筆金書小楷標題後有宣和玉瓢御寶淳祐壬寅於臨安客舍見永嘉一士人藏一帖乃唐人硬黃倣右軍書前有金字

御筆云王右軍書長者帖後有宣和玉瓢樣御寶

今售墨蹟者或云古人真蹟皆筆勢相聯屬後世贗作者必逐字爲之殊不知此論行草者也若楷書則此論難用古人真蹟字畫雖不聯而意實相聯屬觀其意可也若泥其說誤矣

古人晨起必濃磨墨汁滿硯池以供一日之用用不盡則棄去來早再作故研池必大而深其真草隸篆皆用濃墨至行草過筆處雖如絲髮其墨亦濃近世惟吳傅朋深得古人筆法其他不然也

以紙加碑上貼於窗戶間以游絲筆就明處圈却字畫填濃墨謂之響揚然圈隱隱猶存其字亦無精采易見

世言紙之精者可支千年今去二王纔八百餘年片紙無存不獨晉人如唐世善書之蹟甫三百餘年亦稀如星鳳何也嘗攷其故蓋物之奇異者常聚

於富貴有力之家一經大盜與水火則舉羣失之非若他物散落諸處猶有存者桓元之敗取法書名畫一夕盡焚所喪幾何良可悲也

太宗朝搜訪古人墨蹟令王著銓次用棗木板摹刻十卷於秘閣故時有銀錠紋前有界行目錄者是也當時用李廷珪墨拓打揩之不汚手乃親王宰執使相除拜賜一本人間罕得當時每本價已八百貫文至慶歷間禁中火災其板不存今世所見閣帖多乏精神焉有絳帖以閣本重摹而秘閣反不如絳帖精神乎則此可以觀也

絳州法帖二十卷乃潘舜臣用淳化帖重摹而參入別帖然比今所見閣帖精神過之舜臣事力單微而自能鐫石雖井闈階砌皆徧刻無餘所以段數最多或有長尺餘者舜臣死二子析而爲二長者負官錢沒入上十卷於絳

州絳守重摹下十卷足之幼者復重摹上十卷亦足成一部于是絳州有公私二本靖康兵火石並不存金人百年之間重摹至再慶元間予官守長沙嘗見舊宰執家有南渡初親自北方攜得舜臣所刻元本未分析時二十卷其家珍藏非得二千緡官陌不肯與人乃北紙北墨精神煥發視金國所摹者天淵矣

淳化閣帖旣頒行潭州卽模刻二本謂之潭帖余嘗見其初本當與舊絳帖雁行至慶歷八年石已殘闕永州僧希白重摹東坡猶嘉其有晉人風度建炎金騎至長沙守城者以爲砲石無一存者紹興初第三二次重摹失真遠矣劉次莊摹閣帖於臨江用工頗精緻且石堅至今不曾重摹獨二卷殘闕然拓本旣多頗失鋒芒今若得初本鋒芒未失者當在舊絳帖之次新潭帖之

上然其釋文間有謬處

上蔡臨模絳帖上十卷雖比舊絳帖少下十卷而迥出臨江之上余嘗見於長沙兩府劉轍家

武岡軍重摹絳帖二十卷殊失真且石不堅易失精神後有武臣守郡嫌其字不精采令匠者即舊畫再刻謂之洗碑遂愈不足觀其釋文尤舛繆然武岡紙類北紙今東南所見絳帖多武岡初本耳驗其殘闕處自可見

彭州亦刻歷代法帖十卷不甚精采紙色類北紙人多以爲北帖

元祐中奉旨以淳化閣帖之外續所得真蹟刻續法帖元本在禁中後過太清樓今會稽重模本亦不減古絳帖也

淳化秘閣帖板雖禁中火災不存而真蹟皆藏御府至徽宗奉朝旨以御府

所藏真蹟重刊於太清樓而參入他奇蹟甚多其中有蘭亭帖者是也名曰
太清樓帖

高宗聖學天成奎文煥發肆筆成書垂法萬世壽皇重規疊矩宸畫尤妙兩
朝訪遺書多得晉唐舊跡至淳熙間奉旨以御府珍儲模勒入石名淳熙秘
閣續帖置秘書省寶慶火災其石不存

汝帖乃王案輔道摘諸帖中字牽合爲之每卷後有汝州印爲黃伯思所掊
擊不直一文今會稽又以汝帖重開謂之蘭亭帖其實汝之靡耳

宋宣獻公刻賜堂帖於山陽金鄉首載古鍾鼎識文絕妙但二王帖詮擇未
精今石不存胡龍學世將刻豫章法書種種精妙今已重模後有小字隸書
范宗宣公子弟戒者是初本許提舉閒刻二王帖於臨江模勒極精然少詮

擇廬江李氏刻甲秀堂帖前有王顏書多世所未見但繼以本朝名公書頗
多大抵今人書自當作一等耳曹尙書彥約刻星鳳樓帖於南康軍雖以衆
刻重模而精善不苟並無今人書韓郡王俛胄刻羣玉堂帖所載前代遺跡
多所未見者後亦多本朝人書韓敗後入秘書省

蘭亭帖世以定武本爲冠自薛璵作帥別刻石易去於元石鐫損天流帶右
四字以惑人然元本亦有法可辨鐫損四字一也管弦之盛字上不損處若
八字小龜形二也是日也觀宇宙兩行之間界行最肥而直界伸腳十字下
出橫闊外三也管弦之盛盛字之刀鋸利如鈎四也痛字改筆處不模糊五
也興感之由由字類申列敍之列其豎如鐵釘此其大略也然定武又自有
肥瘦二本而鐫損者乃瘦本爲眞定武無疑何以知之今復州本以定武本

重模亦鐫損四字其字極瘦王順伯尤延之爭辯如聚訟然瘦本風韻竟勝
豈能逃識者之鑒其瘦本之石宣和間就薛珦家宣取入禁中龕於睿思殿
東壁建炎南渡宗澤遣人護送此石至維揚金犯維揚不知所在或云以氈
裘裹之車載而去

世傳二王帖皆以真蹟模勒獨樂毅論就石書丹其石在高學士紳家已殘
缺至海字後轉屬趙立之處今重模者後猶有趙立之印余嘉熙庚子自嶺
右回至宜春見元本於一士人家用北紙北墨無一字殘缺而清勁遒媚正
類蘭亭字形比今世所見重摹本幾小一倍此蓋齊梁間拓本真人間希有

之寶

元常力命帖惟北本與潭州本佳他無足取

顏碑在南方者尙多麻姑壇記吳興石柱記舊本于祿字妙喜寺記西林題名皆絕品也

歐陽小字千文在邢州溫彥博墓志在東京九成宮碑仲夏蘭若二帖化度寺碑丹州刺史碑並在北方會稽高續古家有重模化度寺碑咄咄逼真雁塔題名帖有北本有彭州本然北本爲上彭本頗失真

余溯瀟湘歷衡潭永全道五郡並無古刻惟道州有漢綏蠻校尉熊君之碑徐騎省鉉深得古小篆法有篆千文刻石南昌精妙無愧古人今已重模失真

若浯溪中興頌乃唐中世所立爾亦已石乏工人每因舊蹟加洗刻以爲衣食業故愈失真

余嘗見南嶽一僧云衡山多秦漢以來碑在林莽蔽翳間寺僧懼爲官司所
擾匿不敢言亦不敢遷至屋下故愈爲霜露剝蝕良可歎也
山陰僧僞作王大令書保母墓志韓侂胄以千緡市其石予每疑其贗作殊
無一點大令氣象及見東坡所作子由保母墓志語則僧實僞也

古畫辨

古人遠矣曹不興吳道子近世人耳猶不復見一筆况顧陸之徒其可得見
之哉是故論畫當以目見者爲準若遠指古人曰此顧也此陸也不獨欺人
實自欺耳故言山水則當以李成范寬花果則趙昌王友花竹翎毛則徐熙
黃筌崔白崔順之馬則韓幹李伯時牛則厲范二道士仙佛則孫太古神怪
則石恪貓犬則何尊師周炤得此數家已爲奇妙士大夫家或有收其真蹟

者價已千金矣何必遠求太古之上耳目所不及者哉

李營丘作山水危峯奮起蔚然天成喬木倚磴下自成陰軒甍閒雅悠然遠
眺道路窈窕儼然深居用墨頗濃而皴斲分曉凝坐觀之雲烟忽生澄江萬
里神變萬狀余嘗見一雙幅每對之不知身在千巖萬壑中也

范寬山川渾厚有河朔氣象瑞雪滿山動有千里之遠寒林孤秀挺然自立
物態嚴凝儼然三冬在目

趙昌折枝尤工花則含煙帶雨笑臉迎風果則賦形奪眞莫辨眞僞設色如
新年遠不退王友乃昌之上足賦采入昌之室寫生則未逮繼友之後者惟
長沙吳澤也

徐熙乃南唐處士腹飽經史所作寒蘆荒草水鳥野鳧自得天趣黃筌則孟

蜀主畫師目閱富貴所作多綺園花錦真似粉堆而不作圈綫孔雀鸕鷀艷麗之禽動止生意

崔白多用古格作花鳥必先作圈綫勁利如鐵絲填以衆采逼真所作荷蘆颯然風生順之乃白之孫綽有祖風所作翎毛獨步天下上有御寶乃順之所作玉虛殿立屏面流落人間徽廟已艱得之

韓幹與李杜同時所作馬世間見一二長幘上作街道闌干不作馬櫂并無他物其馬神駿不可名狀

伯時惟作水墨不設色其畫殆無筆跡凡有筆跡重濁者皆僞作其餘人物面相尤妙

厲歸眞范不泯皆異人厲多作寒林而牛則遠觀如活近視有未工處范多

作楊柳筆頗嫩而牛亦不及厲然二家近時所無

孫太古蜀人多用游絲筆作人物而失之軟弱出伯時下然衣褐宛轉曲盡過於李

石恪亦蜀人其畫鬼神奇怪筆畫勁利前無古人後無作者亦能水墨作蝙蝠水禽之屬筆畫輕盈而曲盡其妙

何尊師不知何許人周炤則熙甯畫院祇應所作貓犬何則有士夫氣周則工人態度然生動自然二家皆有

古畫多直幅至有畫身長八尺者雙幅亦然橫披始於米氏父子非古制也河北絹經緯一等故無背面江南絹則經粗而緯細有背面唐人畫或用搗熟絹爲之然止是生搗令絲褊不碍筆非如今煮練加漿也古絹自然破者

必有鯽魚口與雪絲僞作者則否或用絹色硬物椎成破處然絹本堅易辨
古畫色黑或淡黑則積塵所成自有一種古香可愛若僞作者多作黃色而
鮮明無塵暗此可辨也

古畫軸多作簪頂軸小而重今人所用多如蔗段大而輕古人用棗木降真
烏木象牙他木不用也

米南宮多游江湖間每卜居必擇山水明秀處其初本不能作畫後以目所
見日漸模放之遂得天趣其作墨戲不專用筆或以紙筋或以蔗滓或以蓮
房皆可爲畫紙不用膠礬不背於絹上作一筆今所見米畫或用絹皆後人
僞作米父子不如此

臨江楊无咎補之學歐陽率更楷書殆逼真以其筆畫勁利故以之作梅下

筆便勝花光仲仁補之嘗游臨江城中一倡館作折枝梅於梁上矮屋至今
往來士夫多往觀之倡藉以壯門戶端平間爲偷兒竊去其壁車馬頓稀今
江西人得補之一幅梅價不下百千匹又詩筆清新無一點俗氣惜其生不
遇蘇黃諸公今人止以作梅目之竟無品題之者

郭忠恕石恪厲歸真范不泯輩皆異人人家多設絹素筆硯以俟其來而求
畫將成必碎之間有得之者不過一幅半幅耳李營丘范寬皆士夫遇其適
興則留數筆豈能有對軸哉今人或以孤軸爲嫌不足與之言畫矣

擇畫之名筆一屋止可三四軸觀玩三五日別易名筆則諸軸皆見風日決
不蒸溼又輪次挂之則不令惹塵埃時易一二家則看之不厭然須得謹愿
子弟或使令一人細意舒卷出納之日用馬尾或絲拂輕拂畫面切不可用

櫻拂室中切不可焚沉香降真腦子有油多煙之香比宜蓬萊甲箋耳窗牕必油紙糊戶口常垂簾一畫前必設一小案以護之案上勿設障畫之物止宜香爐琴硯極暑則屋中必蒸熱不宜挂壁大寒於屋中漸著少火令如二月天氣候挂之不妨然遇夜必入匣恐凍損

畫不脫落不宜數裝背一裝背則一損精神此決然無疑者墨跡法帖亦然古畫絹帛以手指點之皆能破損一壞則不復可救又有酒餘污染食後油膩此皆大戒切須片紙先寫此說粘窗間以呈客方可引客入觀然又有以此獲罪於貴客者所以人家有法書名畫止可時以自娛苟以奇品自銜成賈禍之媒切宜謹之墨蹟法帖亦然若古鐘鼎尤絕爛手觸之則麋潰米元章之言如此

人物顧盼語言花果迎風帶露飛禽走獸精神逼真山水林泉清潤幽曠屋
廬深邃橋杓往來山腳入水澄明水源來歷分曉有此數端雖不知名定爲
妙手

人物如尸似塑花果類瓶中所挿飛禽走獸但取皮毛山水林泉模糊遮掩
屋廬高大不稱橋杓強作斷形山腳 水源無來歷凡此數病皆謬
筆也

郭熙畫於角有小熙字印趙大年永年則有大年某年筆記永年某年筆記
蕭照以姓名作石鼓文書崔順之書姓名於葉下易元吉書於石間王晉卿
家藏則有寶繪堂方寸印米元章有米氏翰墨米氏審定真蹟等印或用團
印中作米芾字如蛟形江南李主所藏則有建業文房之印內合同印陳簡

齊則有無住道人印記蘇武功家則有許國後裔蘇耆國老等印東坡則用
一寸長形印文曰趙郡蘇軾圖籍吳傳朋則曰延州吳說私印
石恪作飛鼠張之則鼠不入室何尊師作貓則鼠皆遠避宮洞於雪川長興
成山寺羅漢壁上作猿鶴皆走而復歸吳道子作出水小龍在姑蘇達官家
舒之則雲霞生信州懷玉山有畫羅漢郡中每迎請祈雨常有一二身飛還
寺中

命名非士夫也

近世畫手絕無南渡尙有趙千里蕭照李唐李迪李安忠粟起吳澤數手今
名畫工絕無寫形狀略無精神士夫以此爲賤者之事皆不屑爲殊不知胸

中有萬卷書目飽前代奇蹟又車轍馬跡半天下方可下筆此豈賤者之事哉唐盧楞伽筆世人罕見余於道州見所畫羅漢十六衣紋真如鐵線惟崔白作圈綫頗得緒餘至伯時萬不及也

畫無筆蹟非謂其墨淡模糊而無分曉也正如善書者藏筆鋒如錐畫沙印印泥耳書之藏鋒在乎執筆沈着痛快人能知善書執筆之法則知名畫無筆蹟之說故古人如孫太古今人如米元章善書必能畫善畫必能書書畫其實一事爾

人物鬼神生動之物全在點睛睛活則有生意宣和畫院工或以生漆點睛然非要訣要須先圈定目睛填以藤黃夾墨於藤黃中以佳墨濃加一點作瞳子須要參差不齊方成瞳子又不可塊然此妙法也

臨者謂以元本置桉上於傍設絹素像其筆而作之謬工決不能如此則以
絹加畫上摹臨之墨稍濃則透汙元本頓失精神若以名畫借人摹臨是謂
棄也就人借而不從尤非名鑒者也米元章就人借名畫輒模本以還而取
其元本人莫能辨此人定非鑒賞之精也

唐小李將軍始作金碧山水其後王晉卿趙大年近日趙千里皆爲之大抵
山水初無金碧水墨之分要在心匠布置如何爾若多用金碧如今生色罨
畫之狀而略無風韻何取乎與水墨異其爲病則均耳

畫忌如印吳道子作衣紋或揮霍如蓴菜條正避此耳由是知李伯時孫太
古專作游絲猶未盡善李尚時省逸筆太古則去吳天淵矣

洞天清祿集終

(B)

908.1

4435

1936

v.1

no.9

nt⁴

0376538

(B)
908.1
4435
1936
v.1
no.9
pt.4